



尹羲表演藝術

尹羲从艺六十年纪念

中国戏剧出版社

PDG

尹 義 近 照



序

尹羲同志从事桂剧表演艺术已经六十年了。

少年时为生活所迫，尹羲年仅九岁即入科班学演桂戏。由于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打下了厚实的技艺基础。三十年代末，抗日烽火弥漫华夏，尹羲受爱国进步思想激励，更得著名戏剧大师欧阳予倩的精心栽培，于民族危亡之际，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救亡戏剧工作，以自己的艺术在戏曲界崭露新姿，深得各界赞誉。

尹羲同志一贯追随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桂剧事业。建国后不久，即在宣传土地改革及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活动中，不辞辛劳，频频演出。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中，以创造《拾玉镯》中孙玉姣的形象，荣获一等优秀演员奖。之后，尹羲同志艺术上更臻成熟。她自觉地批判继承传统艺术，博采众长，改革创新，精益求精，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光彩的艺术形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尹羲同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摒弃“文革”十年的恩恩怨怨，在息艺多年之后，不顾年过半百，重新粉墨登台，精神焕发地为戏曲事业的繁荣而努力；为桂剧事业的振兴而奔走。同时，更以自己多年从艺的丰富积累，热心授徒、辅导，提携后进，不畏跋涉之劳。近年致

力于艺术教育事业，为培养艺术人才不遗余力。1984年9月，尹羲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她虽已退出领导和工作岗位，却仍然老骥伏枥，奉献余热，令人敬佩。

六十年来，尹羲同志兢兢业业为桂剧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值得纪念的。

一个戏曲表演艺术家的表演艺术风格和特点，必然对其所从事的戏曲剧种的表演艺术，乃至整个剧种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个剧种的优秀的艺术传统，也必然给本剧种的表演艺术家以丰富的艺术营养。那么，通过尹羲同志对自己表演艺术实践的认真总结，以及其他戏曲艺术工作者对尹羲表演艺术成就的深入研究，是可以对桂剧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的。

任何一位戏曲表演艺术家，同时也一定是一位戏曲艺术改革家。唯改革，艺术家才得以独树一帜而成其为艺术家；唯改革，戏曲艺术才得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尹羲同志对桂剧艺术继承、改革、发展、提高的艺术实践，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研究，这对于桂剧事业在当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如何谋求自身的繁荣，无疑是有益的。

因而，《尹羲表演艺术谈》的出版，既是对尹羲同志从事桂剧表演艺术六十年的祝贺，更为了促进桂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戏曲历经沧桑，几度枯荣，终以其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为炎黄子孙引为骄傲。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开拓中华

民族文化的崭新面貌，是每个戏曲艺术工作者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责任。藉纪念尹羲同志从事戏曲表演艺术六十年，为《尹羲表演艺术谈》作序，寄厚望于戏曲事业后继诸贤。

周民震

· 目 录 ·

序 周民震 (1)

题词·贺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程思远题词 (插页)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题词 (插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副主席李振潜题词 (插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

厅长周民震题词 (插页)

陈迩冬贺词 (1)

凤子贺诗 (1)

李超贺诗 (2)

谢和赓贺诗 (3)

王嘉祥贺诗 (5)

尹義著文集萃

舞台生活六十年回顾	(7)
欧阳予倩改革桂剧功绩不朽	(62)
田汉与桂剧	(103)
马君武与桂剧改革	(112)
叶剑英将军看桂剧	(121)
呼吁振兴桂剧	(125)
我看《玉蜻蜓》	(129)
我扮演《拾玉镯》中孙玉姣的体会	(132)

尹義表演艺术研究文汇

论尹義的人物创造和艺术风格	李 寅 (141)
论尹義的表演艺术风格	丘振声 (152)
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刘 彬 (163)
试论桂剧的表演特色及尹義表演艺术的质朴美	
.....	顾乐真 郭秀芝 刘龙池 (172)
从孙玉姣形象的塑造谈尹義的表演	宋 晨 (187)
试论桂剧尹派表演艺术风格的形成与特征	
.....	王敏之 (197)
准确生动 形神兼备	何宣仪 (207)
尹義老师塑造的“王桂英”	胡利娜 (212)
纯朴见真美 平淡显奇崛	马 窦 (216)
我所知道的小金凤	柳 苏 (223)

- 善于启发 重在创造 陆海鸣 (225)
母亲传艺《拾玉镯》 尹曼琳 (235)
难忘的耕耘者 刘丹 (240)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刘凤英 (245)

附 录

- 尹羲饰《拾玉镯》中孙玉姣表演动作谱 陆海鸣 (251)
后 记 (278)

陈迹冬贺词

鹧鸪天二阙

为尹羲同志从艺六十年作

九岁出台蝴蝶鱼，金山水淹见明珠。后来拾镯称拿手，
会演当时震首都。惊社鼠，避城狐。尹家小凤亦知吾。
倘逢曲误周郎顾，桂戏铮言有老夫。

秋水伊人戏路宽，冶容张婶劝曹瞒。香君留客侯方域，
代父从军花木兰。青罗带，碧玉簪。太平天国起金田。
地灵人杰非耶是？斯剧复兴赖后贤。

一九八九年病中于北京协和医院

凤子贺诗

五十年前相识桂林，
榕城湖畔倾聆乡音：

改革桂剧君多建树，
六十花甲桃李满庭。

尹義同志艺术生活六十年纪念

凤子于北京

1989、5、10

李超贺诗

舞台生活六十年，
艺术青春永超前；
抗日氍毹友谊建，
新潮更喜创华篇。

老友重逢于欧阳予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八·一欣闻今年已是舞台生活六十年，不禁忆及抗日战争中的演出，更感到今天戏艺成就，题此以祝。 尹義方家雅正

1989年5月于中央戏剧学院

李超

谢和赓贺诗

祝贺尹义同志从艺六十年

风雨半世纪，我妹幼伶仃，
蓄志习文武，谋生勉为伶。
嗓音清且润，声笑富激情，
回忆旧社会，演员世所轻，
独余二高堂，另眼看优伶。
怀妹幼孤苦，爱如骨肉亲，
梨园诸名角，并收作螟蛉。①
先严喜作诗，剑胆而琴心，
吾妹年最幼，视作焦尾琴，
居常见吟咏，海内独知音，
哀乐常相共，手足情谊真。

抗战爆发初，欧阳莅榕城，②
桂剧改良始，妹是好门生，
师徒勤教学，惜时爱寸阴。
剧作与演出，面貌呈一新：
《拷红》《拾玉镯》，《烤火》更动人；
《金田起义》壮，《人面桃花》精。
具富时代感，推陈又出新。
孜孜勤苦练，技艺臻清纯，
桂剧旦角中，吾妹列前名，

李白黄称赞，
马公表钦忱。^③

桂垣解放后，
讲坛与舞台，
政协每年会，
参与议国事，
同行共切磋，
妹为人善良，
海内戏剧界，
抗战文研会，
吾妹留小影，
欣逢国庆节，
春蚕丝未尽，
我为妹自豪，
祝汝乐而康，
任务日益增，
教演何精勤。
晤面常在京，
广交诸明星，
取经亦传经。
诚挚又虚心，
无不翘指称。
并肩忆前尘，^④
《桂林文化城》。^⑤
从艺六十春。
传艺育后人。
我为妹高吟，
松柏常青青。

1989年国庆之晨于北京香山公园

作者注：

- ①民国初年至解放前，桂剧名角多拜家严家慈为义父义母。
- ②指欧阳子倩先生。
- ③指马君武先生。
- ④1988年夏同应邀参加“广西抗战文艺研究会”，畅叙当年活动情况。
- ⑤今年拍摄《桂林文化城》电视片中有尹羲及余镜头。

王嘉祥贺诗

艺神德望众，
术竖灌九洲；
大名扬四海，
师姐博展宏。

尹羲师姐舞台艺术生活六十年纪念

王嘉祥

1989年5月10日

尹羲同题

永遠青春的青春

1989年为尹羲同题舞
台艺术六十周年纪念

以赠

程思远

1989年5月8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程思远 题词

发揚桂剎

燦爛的

舞台藝術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曹禺 题词

尹羲舞台艺术生涯
六十周年纪念

曹禺

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持基張繼英標子，該黨者其職不被延續了；这个一来想个一
掛科數千日文主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影視界——

舞台生活六十年回顾

重踏故鄉路，每到處都見到舊時的風景。我回憶起當年在廣西演戲的點點滴滴，如今都已淡忘。然而，那個年月，我對舞台藝術的熱愛，對藝術理想的追求，對藝術家精神的尊崇，至今還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頭。

“人生易老天難老。”屈指一算，我已接近古稀之年。在逝去的歲月里，我以舞台為家，以觀眾為伴，粉墨春秋整整六十載。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在人吃人的舊社會，我和千千萬萬的“戲子”一樣，忍辱負重，飽經蹂躪，走過了很長一段坎坷艱難的人生之路。新中國的誕生，迎來了藝術的春天。我和戲曲界同人一起，沐浴着黨的陽光雨露，在舞台上為人民大眾獻藝，為社會主義建設讴歌，在藝術天地里，真正換了人间。我為黨為人民奉獻的很少很少，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却很多很多：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廣西省人民代表、廣西文聯副主席、中國劇協廣西分會副主席、廣西桂劇團團長、廣西藝術學校校長……這些不平常的榮譽，我都得到了。我还荣幸地在1952年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會演中，获得表演一等奖，还有其他众多的奖励。我在新社会所得到的荣誉地位，与旧社会所受的凌辱苦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六十年的舞台艺术生涯，使我确立并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个悲来一个欢；千好万好不如共产党好，千甜万甜还是社会主义日子过得甜。

一 我是怎样演起戏来的

我是怎样演起戏来的？尽管有不少新闻记者和我的学生问过我这个问题，然而，一提到它，我的心情仍格外沉重，辛酸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在旧社会，演戏这碗饭不是给富家子弟吃的，是穷人家的子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去端的。

“出身书香门第认不得几个字”，“有父母的孤儿”。这两句话，是对我的家庭和我童年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我的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一个秀才，有很高的学问，当过多年的老师。他教出的学生中，不乏有识之士。由于旧社会黑暗腐败，祖父也就好景不长。到我父亲这一代，家境破败，已是一贫如洗了。饭吃不上，哪有钱让父亲去读书识字？可叹他一个秀才的儿子，书本上的字他认不得，字也认不得他！父母共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十二个，由于家里贫苦，结果死的死，卖的卖，最后只剩下一个哥哥、一个跛脚的弟弟和我。父亲原来也准备把我卖给一个伶工当丫头，因舅舅坚决反对，才没有被卖掉。为了养活我们，父亲拖着枯瘦如柴的病体，到码头上（即现在桂林解放桥处）去给资本家扛洋纱大包。有一次，父亲在扛包时突然连人带包从码头摔下去，资本家不但不问我父亲跌伤没有，反而责怪他把洋纱弄湿了，用皮鞭将我父亲痛打了严顿。从此，我父亲吐血不止，再也不能去干重活了。码头上的活断了，家里揭不开锅，父亲只好求人帮忙，在西湖酒家找到一份跑堂的差事，整天楼

上楼下，端茶送水，洗碗刷锅。我的母亲也是个苦命人，每天早出晚归，去给有钱人家当老妈子。我和哥哥弟弟虽然有父有母，但他们无法照管我们，所以别人笑我们是“有父母的孤儿”。

《红灯记》里有句台词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不假。我从五、六岁开始，就学着做家务，拾柴、扫地、煮饭、洗衣，只要能做的事我都学着去做。长到七岁时，我经常跟着父亲到西湖酒家去帮做点杂活。这个酒家座落在繁华的闹市区，是桂林几个有名的大酒家中的一个，它实际上是饭馆和戏馆的联合体。老板为了多赚钱，雇了专门的桂戏班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在那里唱戏，以招徕顾客。戏台上演员们的演出，唱起来象树上的画眉鸟儿叫；打起来锣鼓唢呐齐鸣，震天动地，好不热闹，好不气派！这一切，是那么新奇，那么令人神往，它就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我吸引住了。演员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跟着偷偷学；演员在台上唱，我在台下跟着轻声哼，就连锣鼓点我也在心里跟着念。有些好奇的观众，看到我那天真可笑的举动，或赞许，或嘲笑，而我对周围的议论好象没有听到一样，全没放在心上，心里倒老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也能在舞台上演那些好看的话，那该多好啊！

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就在我经常去西湖酒家看桂戏，并对桂戏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不久，跟我家同住一个院子的袁润荣老师和桂剧票友彭伯华老师（彭虽是桂剧业余爱好者，未正式下过“海”，但艺术造诣比较高，主胡也拉得很好）于1929年联合办起了一个专门培养桂剧女演员的小金女子科班（即培英小社），地址设在桂林市蚂蝗背（即